

石山湾的变迁

唐志平

一位多年前到外地发展的文友,这次回乡省亲受邀到我的老家野鸡坪镇群兴村去垂钓。一路上他问,记得那时你的新居后有座好大的石山,不知现在还好玩不?我一时不知怎么作答,只好说等你会到了就知道了。

小车从城区出发,40分钟就到了目的地。“如今的通乡公路全是水泥路,真是快捷,记得第一次来时一路颠簸了一个半小时。”这位朋友大发感慨。一下车,他就放眼寻找我屋后的石山。“怎么,那么大一座石山居然不见了,被这么多的房屋所取代?”他很疑惑。

我家房屋后原是一座怪石嶙峋的石山,屋前数十米远是一口山塘,叫“石湾塘”。离我家不远有一座庙,叫“观音殿”,又名“大士阁”。小时候,我们常常好奇地爬上石山去寻觅仙人的足迹。那些石头有的地方甚是平坦光滑,大人们说那是宽阔的水牛脊背;有的地方尖如芒刺,大人们说那是尖尖的牛羊毛。

老家的石山是乡邻们天然的“晒场”,也成了我们儿时的乐园和“天堂”。村民常把稻谷、花生、红薯制品(薯片、薯丝、薯干)等背到石山上晾晒,这无疑为我

们这些经常饥肠辘辘的调皮鬼提供了上等的“美食”。我们常常偷偷地爬上石山“盗取”,也因此挨了父母不少责备和打骂。

以前,我家屋后侧有块“禁山碑”。说是“碑”其实欠准,那是一块正面平整的巨石,上面刻着“此山永禁开挖,大清乾隆三年立”的字样。老一辈认为这座石山是离此不远的“黄土坝大屋”的“靠山”,开挖此山会破坏当地的风水。但事实上,早前就有村民陆陆续续在此开山采石,后来大队还在此建了个石灰窑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鸿发二爷全家率先搬出了“黄土坝大屋”,在石山的西边砌了新屋。不久,庆元九爷也跟着举家搬到了石山南边靠马路的地方。改革开放后,逐渐脱贫的村民们纷纷往石山边上迁。原住在“桃家屋”的伯父家和我家,也于八十年代初先后搬到石山西南部。

山上的青石适合开成条石做房屋基脚。村民们大多就地取材,有的户主干脆就把地基建在现成的巨石上。八十年代中后期,农村大办教育,改建井田中学、野鸡坪中心小学时都到这儿采集基脚条石。甫贵、

桐成两位师傅带领的采石队成天忙个不停,“叮叮当当”的鑿子锤子声伴随着抑扬顿挫的号子声从早到晚响个不歇。接下来,乡政府新建办公楼,以及野鸡坪市场和新街开发建设均从此采石。两年多下来,这座高高的石山就荡然无存。整座石山四周都建起了新屋,堂兄的新居占领了原来的石山中心,而山的至高处是昆乐三爷的一排五间三层的小洋楼。

在火热的改革开放大潮中,整个“石山湾”的乡民们也不甘示弱,纷纷外出经商办厂开店、包工程搞建筑、做手艺跑运输,即使在家种田也附带搞点副业……大伙真正地脱贫致富了。

听了我滔滔不绝的讲述,这位与我阔别20余年的文友恍然大悟:“看来你们这个石山湾,可真是一方风水宝地哟!但归根结底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,让她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。”

(唐志平,邵东市作家协会主席)

见证

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
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医疗保障局协办



秋色

石爱萍 摄

◆漫游湘西南

云山赏树

黄三畅

到了位于武冈市南郊的云山国家森林公园,我们要去拜谒“榉树王”。导游妹子说,不光是榉树王,沿途还有不少可观可赏的树。

沿着原始次生林间的小路走了一阵,导游妹子就指着前头两棵树,说值得一看。我们果然被吸引住了。这两棵树的树莛挨在一起,合抱的树干长到近一米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,之上就合而为一了。其形状,就像人的两只前臂紧贴起来,中间有凹槽,但不深;树皮的颜色也各自保持原先的,一边是灰中带黑,一边是灰中带黄,“和而不同”,泾渭分明。但这是两棵有思想的树。它俩大概觉得这样做太过亲密,于是再往上长就又分开了。分开了约一米后,也许觉得还是合起来好,于是又像下面那一段一样合起来了。再往上长,它俩考虑再三,觉得还是分开好,于是又分开了。之后便努力向上,互不相让,再没合起来,但枝叶交错,相互映衬,相得益彰。

分分合合的,何以有这样的树?问导游妹子,知道这两棵树“演变”的原因吗?回答说专家还在研究。问这两棵树分别叫什么树。导游妹子说,一棵叫栲树。一个同伴自作聪明学鲁迅,笑着说,另一棵还叫栲树。导游妹子

说,一棵叫枫香;又说,还打算给它俩取别名,游客可以施展才华。于是大家争着施展,有的说叫连体树,有的说叫姐妹树,有的说叫夫妻树,还有说得更直露的。都有道理。

继续行走,导游妹子说,前头又有一奇景。我们远远看到的,是三棵树。但走到树近旁,才知道不是三棵,而应该是一棵。这棵树离地开始,就分成三杈,三杈都有合抱粗。左边那一杈斜斜地向上,正中间那一杈笔直向上,右边那一杈的基部离中间那一杈是一尺左右,随后就倾斜着向上长。中间那一杈的右侧和右边那一杈的左侧,有一根横枝相连接,像是手拉着手。

导游妹子说,大家也给这棵树取个名吧。有人马上说,就叫“梁祝马”。又有人说,叫“扯手树”。一个在职干部说,还是叫“团结树”。导游妹子笑着说,都不太新颖,缺乏寓意啊。我没想取名的事,我只是想,每一棵树、每一棵草都有特点,我们“人”,也该以大自然为师,跳出固有的思维圈子,大胆创新啊。

继续走了一阵,谢天谢地,终于看见榉树王了。

榉树王屹立在一片洼地上。导游妹子说,这棵榉树叫大叶榉,高21.3米,胸围5.5米,专家估计有九百岁左右,因此被认定为

湖南榉树之王。专家是从树轮来定“王”的。我觉得,说它是“王”,还有别的因素。它的树干那样粗壮不说,树干上瘢痕累累,说明它饱经沧桑,历经磨折。卵形的叶子绿得那样深沉而又不乏鲜嫩,一些折成半截的枝柯又顽强地长出新枝,说明它老当益壮。稀疏的枝柯或笔直伸展,或弯折虬曲,像多种形状的手臂,或在激昂地指点江山,或在用手势循循善诱地解说什么。它叶子沉静而不招摇喧嚣,说明它沉着而不浮躁。整个看去,它端庄、凝重、威严,从精神层面来看也称得上“王”。

它周围七八米远的地方,居然没有长别的树。是敬而远之?当然,也可认为是这位王者太强势。太强势往往会成为孤家寡人。我们在它面前肃立,没有谁说话。稍后,我和一条膀大腰圆的汉子走上前,手拉手围拢它,围不住;又上来一位手臂细长的女士,手指尖触手指尖,才算围住了。

导游妹子说,云山有的是榉树,与它同年长出来的应该多得是,为什么单单它长得这么高这么大又“长命千岁”呢,这里也有传说。传说有些不经,不过我想,世间有生命的东西都一样,要想延其寿年,最重要的,一是要顺应自然,二是要敢于抗争。这棵榉树怎样顺应自然,我不知道,它的抗争精神,是看得到的。

(黄三畅,武冈二中退休教师)

关心下一代
教育好孩子
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遵从孩子的内心

彭仙辉

一天,我带儿子去了一趟县图书馆,发现偌大的阅览室里,大多数是老人家。他们戴着厚厚的老花镜,正津津有味地看书呢。

我乐了,不禁问旁边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:“您每天来看书吗?”他答道:“来的,这里书多,安静!”

“来看书的孩子多吗?”我追问。

“是有,但远远没有老人多!”看了此景,我不禁想起有次在老年大学上课的情景。五百多人的大礼堂,座无虚席。我在台上侃侃而谈,下面的老人认真听讲,细心作笔记。其中有几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还不时向我提问,那种好学的精神令人感动。老年大学校长说:老年大学中,每天都是人头攒动,他们热情高涨,每堂课都是人人参与,互动频繁,笑声不断。

还有位老人告诉我:这辈子,到了这么大年纪,发现还是学习最重要。年

轻时候没有好好学习,才发现自己什么事都做不好。年老了,明白事理了,所以来弥补。

老人最喜欢的课程,是历史、地理、艺术。老人喜欢怀旧,喜欢回顾过去的事,所以,对历史很感兴趣。老人还喜欢旅游,喜欢各地的风土人情,所以也热爱地理。但更多的老人,把最后的热爱都给了艺术。知道了这些,我不禁想,原来让人学习自己喜欢的,才是最关键的。

由此又想到年轻的学生,我们必须找到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法和学习内容才行。一个孩子,不喜欢弹琴被强迫去弹琴,不喜欢美术被强迫去画画,长此以往,他们怎能不厌倦和疲惫?

一个人只有学习自己所喜欢的,学习效率才能高。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教师真正落实新课改理念,转变思想,开动脑筋,因材施教。

(彭仙辉,任职于长沙市东雅中学)

◆六岭杂谈

细节决定成败

(外一篇)

李化球

漫画创作成败的关键在于构思,在于有没有一个好点子,正所谓“题材不怕老,只要点子巧”。而点子是否奇巧,往往与某些细节有关。

我想谈谈我在1987年创作讽刺漫画《不能埋没成绩》(发表于《讽刺与幽默》1987年第21期)的一点体会。这幅漫画画了这样一个情节:一位单位的负责人见到办公室挂着的一块镜屏上蒙上了厚厚的灰尘,于是他拿了一块抹布去擦。但是他不是将镜屏上的灰尘全部擦掉,而是有选择地将中间那些灰尘擦掉。擦了以后,镜屏上显露出四个字:卫生先进。而在这四个字的周围,灰尘依旧。看到这里,读者可能不由得扑哧一笑:“你这个卫生先进不是在自嘲吗?”但是,这幅漫画画的仅仅是卫生吗?当然不是,还有一种弦外之音。刘雄成先生看了这幅漫画以后,他是这样说的:“此作对那些贪图虚荣、好大喜功、做表面文章者给予了无情的鞭挞。”

一个人在擦一块镜屏时,只擦中间,不擦周围,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不会见到这种荒诞的现象。但在漫画创作中,我们完全可以设置这样一种荒诞的细节,这幅漫画的弦外之音也就来源于这个细节。这个细节也正是这幅漫画的成功之处。

树木的年龄

我的两幅漫画,是在树木的年轮上“做文章”的。

我画了一个人的“漫画像”。在人的眼睛部位上,画了两个树桩。在其鼻子与嘴巴的部位上,我画了一把斧头,斧头上写有“滥伐”两个字。一副乱砍滥伐者的凶相跃然纸上。

在创作构思时,我想到了那些患有高度近视的人戴的那种“玳瑁眼镜”。这种眼镜与普通眼镜不同,它比较多的一圈一圈的环形纹,与树桩上的年轮十分相似。我想,乱砍滥伐者只顾眼前利益,不惜破坏生态环境,不正是一种“短视”行为吗?于是,我用“高度近视”四个字作为这幅漫画的标题。这幅漫画在一次“环境”漫画比赛中还获了奖。

在另一幅漫画《最后的奉献》中,我画了一个树桩。我异想天开地想到树桩上那一圈一圈的年轮,与那一层一层的卷纸有些相似,而“卷纸”是可以散发开来的。于是我画了一张长长的散发开的纸,纸的上面写着“爱护森林,万人签名”几个字。这个树桩对乱砍滥伐者充满愤懑,在自己“牺牲”以后,还在向人类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吁,为人类做出“最后的奉献”。

(李化球,湖南美术家协会会员)



野 猫

刘绍雄

有一天早上,我醒来下床,一把拉开窗帘,蓦地发现有一双黑溜溜的眼睛隔着玻璃紧盯着我。仔细一看,原来是猫。这只野猫正端坐在我家窗台外面的边缘上。不知是我拉窗帘的动作尺度太大还是什么的,猫一直鼓愣着眼睛盯着我不放,我都隔着窗玻璃发现它的瞳仁里藏着我的影子了。

猫的逼视,让我心里发毛,好像我做了亏心事一样。这位不速之客,反客为主,大模大样地坐到人家的窗台上,连个招呼也不打。主人来了它还不肯走呢,真是胆大妄为。转念一想,又觉得它乖巧可爱起来。这小家伙可能是无家可归了,借我家窗台坐一坐也不要紧,我是不会生气的。猫凝视着我,是恳求我把它收留下来吗?我看不是的。因为已经有人将它收留下了,解决了温饱问题,衣食无虞。收留它的就是我们单元二楼的张老。

耄耋的张老,须发皆白,瘦骨伶仃。可这人心好,有恒心。他可以风雨无阻地一天三次跑到我们窗外的草地边,给野猫喂食。有时候我打开窗帘,抬眼就能看到他瘦弱的身影出现在草地上。他正蹲着身子,往猫食槽子里放食物。有时候我来到窗前,正好碰到老头端着已经空了的猫食盒子,从我窗前匆匆走过去。有时候在猛烈的阳光下,看到他穿一条白底蓝条的花短裤,着一件深蓝色的圆领汗衫,一窜一窜往前走。他平时说话有气无力,可去喂猫的时候,步履却迈得格外矫健。

有时候在晚上,老头也会下楼来到我家的窗前,借着马路上的灯光以及我家里的光亮,给野猫喂食。一天早中晚跑三次给猫喂食,是张老自己定的规矩,就像他自己进食一样,不会忘记。妻望着给猫喂食的张老,喃喃道:人家是在做好事,同时也是在练脚杆子劲,锻炼身体呢。

然而,一天单元门前来了一辆“兄弟”搬家车。张老吃力地提着鼓鼓囊囊的大袋子,从楼里走出来,将袋子放上车去。一打听是张家搬家,他和老伴要住到另一个高档小区去。张老复旦大学硕士毕业的儿子给父母换了大房子。张老走时,没把喂野猫的事忘记,钻山洞洞地找到了喂猫接班人。

如今,这些被张老收留过、又被张老撇下的野猫,日子依旧过得滋滋润润。

(刘绍雄,武冈人,湖南省作协会员)